

黑明

雲暴雨到

霞

羅家倫看

羅家倫著

黑雲暴雨到明霞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
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
上海初版

黑雲暴雨到明霞一冊

(66162 泥報紙)

定價國幣壹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羅家倫

發行人 李宜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書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自序

黑雲暴雨到日霞，這顯然是象徵中國最近歷史上的三個時代。

黑雲早飄蕩在九一八以前，但是到九一八而聚積愈濃，幾陷我們於「八表同昏」的境地。從九一八到七七這段時間的氣壓之重，不但使我們苦悶，簡直使我們的呼吸不靈，心房滯重，像是要窒息而死。

正電與負電的摩盪，釀成了一個驚天的霹靂。從蘆溝橋降下的傾盆豪雨，落遍了全中國的土壤。我們在無依無蔽的狀態之下，不是腳根站得穩定，縱不被山洪捲去，也該被雨點——不是，是雨柱——打死。

可是四年多的血戰，居然熬出了光明。珍珠港的炮聲，震開了黑雲的一角。從這角度裏露出燦爛的明霞。

回想這段時間，用歷本來計算像是很短，用心理來計算卻是很長。這段時間構成的事實太多了！

這是大家經過的時間。大家在這時間裏都有自己心理上的反映。尤其是在黑雲暴雨兩個時代，大家都有說不出的苦悶，壓在心頭。不過我覺得我所感覺到的苦悶還要大些。這恐怕是個人心理作用罷。原因是當這第一第二時代，我正在首都和陪都負大學教育的責任，天天接近的是愛國情濃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同時我又參與中央的會議，略略知道一點國策。在中央方面知道的不能和青年講。能夠和青年透露或暗示的，又不能滿足他們單純而熱烈的情緒。在這時候，我的心情，真像兩面烤焦的燒餅，痛苦祇有內心可以知道。所以若是讀者認為我在這時期發表的言論，較我其他的文章，在情緒上格外沉痛一點的話，這沉痛就是由這種內心痛苦中流出來的。我當時做了好幾首現代還流行的軍歌，也是這個道理。

我自己所引為私事的，就是我當時的言論，雖然有內心的沉痛，卻無軟弱的呻吟。

這一部書所選印的，還不過是這時期我所寫所說的一部分。大致按照時序排列起來，卻也可以表現

國是主張的一貫。所以我本擬刪去或是作爲附錄的五四運動宣言一篇，仍然放在卷首。因中國青年抗日的大，是由五四首先高揭起來的，也因這篇簡短宣言的內容，還足以表現當前抗戰的精神，中華男女的志氣。

現在我們已由抗戰到建國了！我們看見燦爛的明霞，我們不要忘記在我們頭上的還有鄭重的雨脚。我們仍要奮勇揮魯陽之戈，爲整個的中華民族，「披荆斬棘見青天！」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重慶。

目次

五四運動宣言	一
國防中心論	一
一死一生的空軍兩國士	三
國慶前夕的愧汗	六
告駿遠騎士書	七
百靈廟戰爭前夕的綏遠	八
建國在作戰的時候	一三
新民族的前奏曲	一七
新民族的週歲	一八
捷音到會場	二〇
日蘇衝突的冷靜觀察	二三
蘇聯不要中日本緩兵之計	二六
日偽無劃界權	二九
感謝同我們民族共患難的朋友	三一
日本通與通日本	三二
受過高等教育的漢奸	三三
文化漢奸	三四

壯烈的鐵好	三五
比日俄戰爭規模大多了	三六
拿圍棋來比戰局	三七
我們對於毒氣戰應取的態度	三八
如何歡迎嘉賓	三九
人家放炸彈我們放紅中	四〇
感謝英勇的鐵路員工	四二
專機文化機關的野蠻種子	四三
青年的模範	四四
顏李學說的光輝	四五
中國的新軍力之一——空軍	四六
悼空軍亡友——呂基淳烈士	四七
「保境安民」是漢奸思想	四九
火的洗禮	五〇
偉大同情的表現	五一
雲南乎？安南乎？新嘉坡乎？	五二
三要一不要	五四
踏進和平村來	五六
和平村紀遊	五九
狂歡與戒備	六三

太平洋上反攻的據點·····	六五
中華男兒血，應當灑在緬甸戰場上·····	六六
從近事回看當年·····	六八
站在同胞的血跡上和敵人喝香檳酒·····	七二
訓練機械化部隊的基本認識·····	七四
現代軍人對於現代戰爭應有之態度·····	七九
從黑暗到光明·····	八一
中華兒女應當目光四射·····	九四

黑雲暴雨到明霞

五四運動宣言

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

(一)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二)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上午十點鐘，我方從城外高等師範學校回到漢花園北京大學新潮社，同學狄福鼎（君武）推門進來，說是今天的運動，不可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學命我執筆。我見時間迫促，不容推辭，乃站著靠在一張長桌傍邊，寫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辦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五萬張；結果到下午一時，祇印成二萬張分散。此文雖然由我執筆，但是寫時所凝結的卻是大家的願望和熱情。這是五四那天惟一的印刷品。

國防中心論

著者謹誌。

若是東北的淪陷，上海、開北、江灣一帶的毀滅，不足以驚醒中國民族的迷夢，使我們感覺到民族生存的危險的話，那我們祇配做亡國奴，祇配做人家試驗大砲飛機的犧牲品！

要是不然的話，我們便不應當鬆懈懈懈，散散漫漫，在像安苟活的狀況之下，互相攻擊，互相攘奪，終日勞神費力於數數衍衍，枝枝節節的問題裏面，而當振刷精神，集中力量，準備一個立刻就要來到，更要偉大，更要慘酷的民族戰爭！

準備！準備！以國防爲一切準備的對象！以國防爲一切準備的中心！

這個更偉大更慘酷的民族戰爭，目前縱不大規模的來到，不出五年是一定要來到的。預言本是極危險的事。但這不是空洞的預言。國際的環境，如軍縮會議的一場無結果，英國的積極建築新加坡海軍根據地（還有二年就可完成），法國的積極擴充陸空軍，意大利的志在海上，蘇聯五年計劃的完成（蘇聯五年計劃就是國防計劃），日本在東北的侵略及軍人的法西斯蒂運動……那一件不是具體的事實，緊逼到世界大戰這條路上來。

我們不要希望世界大戰有人來替中國復仇；我們也不要希望日蘇戰爭，蘇聯能替中國出氣。這都是沒出息的人的幻想。遇着這種國際的危機，中國是存是亡，是興是滅，全看我們準備如何，就是看我們當時是否能夠加戰爭做一個有力的戰鬪員。不然無論誰勝誰敗，第一個倒臺的就是中國！

遇着這種國際的危機，爲生存，爲利害，甚至於爲劉志氣，中國是應該參加的，其中沒有顧不顧的問題存在。就是不顧的話，以中國如此之大的人力和原料供給場（莫說戰場），沒有一個戰鬪國家，能夠忽視，不想徵發利用的。若是中國不能自動的利用——至少也須能自己守得住——那中國便好像是三國演義中典韋臨死時候手上抓住的兩個小兵，被強者拿來做武器！

想起這種危險來，不但是身上可以打寒噤，簡直可以徹夜睡不着覺！

所以中國民族不圖生存則已，要圖生存，便應當由中央立即以國防爲中心點，定一個整個準備的計劃，全

國一致，含辛茹苦，掃除一切枝枝節節的問題，放大眼光，認清對象，督促並且努力這個計劃的實現。

這個計劃既以國防為中心，所以一切軍隊的整理，要塞的興築，兵工的製造（注重飛機和大砲），鐵道的敷設（注重軍運），重工業的創辦（注重其地點問題），以至外交政策（注重與國及假定敵國），教育政策（如技術人才之培養，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等等，莫不向著同一的目標，集中力量去進行。

這個計劃是要分期而有步驟的，並且是要按期完成的。無論如何困難，都當排除。無論何種常態國家中認為重要的事，苟非國防目的所必需的，都可擱置。政府有否能力，以這個計劃來實驗。人民有否志氣，也以這個計劃來判斷。

苟安是中國人的催命符。嘆氣是中國人的末路。我們不但是要自己防止自己走上這條死路，而且要積極的做這更偉大更慘酷的民族鬭爭中之戰鬭員。

十年以前我去歐美的時候，看見歐美人士，在大戰方終，瘡痍未復，都有厭倦戰爭心理的時候，我也是一個不相信有第二世界大戰的人。（我知道國內還有人和我當時的思想相同。）但是近五年來細心研究國際間具體的事實，隨時感到這件事已經是不可避免的現象。而抱世界大戰愈逼愈緊，不但中國，並且向世界前面丟下鐵手套的，就是日本帝國。

就算不問什麼世界大戰不大戰，開北江灣的砲聲大家忘記了嗎？東北問題解決了嗎？中國民族生存的將來在那裏？

在這危險的關口，中國民族祇有兩條路：
準備或是滅亡！

一死一生的空軍兩國士

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南京。

黑白的煙痕，金紅的火焰，一縷縷，一片片的互相夾着，這是淞滬被暴日轟炸時的慘景。中國空軍早應當出動了。

是的，中國空軍爲什麼不早出動呢？這也不無原因。第一是杭州蘇州的飛機場沒有完成，上海虹橋的飛機場受敵人的威脅，由南京飛去太遠，作戰以後，簡直沒有停息的地方。第二是因爲某處的火藥庫尚有幾萬噸的火藥來不及安置，恐怕引了敵機來，出莫大的亂子。第三是因爲二月一二三幾日天氣的關係。這是我當時聽見的理由。

二月四日的深夜一時，（不然，已經到了五日早上了，）天氣很冷，我還同朋友們在外交部裏，等待商量未完的事情。忽然一位與軍事有關的朋友匆忙來說：「飛機明天一早出動了，你們看有外交的關係沒有？」

「沒有，飛機來，飛機打，難道我們坐以待斃。」

「空軍的將士，這幾天來都躍躍欲試。他們說是很很有把握。今晚已經教他們去了。」這是我聽得很清楚的幾句話。

二月五日的早上天氣並不很好，在七點到七點三十分之間，九架青天白日徽號的飛機，鼓動前面的小輪子，輾着故宮九龍橋前的殘雪，次第的飄飄上升。那九架飛機之中有五架是較舊式的驅逐兼輕轟炸用機（是達克拉斯式），四架才是新式的驅逐機，由黃毓浦隊長領着。戰鬥員祇有十七個人。我要敘述的這位朱遠先同志是其中獨自駕駛一架林克式驅逐機的。

飛機一隊東向飛行，下關江面的日本兵艦，當然是有無線電到上海日軍司令部去報告的。中國空軍飛到馬山的時候，已有日機三架前來迎敵。因爲彼寡我衆，所以被我機在吳淞打下了一架。到了上海我機添了一批子彈，加了一點汽油，正要上升的時候，已見日機四十幾架，分三層排列在空中等候。第一層是驅逐機約十幾架，飛在六千尺以上，專待襲擊我機。第二層是驅逐兼輕轟炸機，也約十幾架，飛在三千尺以上。其餘在第三層約一千尺以上的便都是中壘轟炸機了。按理說，衆寡懸殊到這地步，中國飛機是一定要吃大虧的。可是那天

毀很多很濃，中國飛機倒因此得了掩護和便利不少。

這第一次遠東的空軍戰爭是十一點三十分開始的。我機攻入的是第二層日機的戰區。激戰了四十五分鐘，我方五架較舊式的驅逐兼輕轟炸機因為運動不靈，被迫退出戰區，飛往杭州寬橋機場。留下四架驅逐機在那裏酣戰。朱達先所駕的一架驅逐機於援助另一驅逐機之後，復轉移目標，襲擊一架下層轟炸機中之領隊機。這架領隊機受傷下落，他還是猛追前進，不意被這機の後座機關槍打傷腹部足部。據說這架領隊機受傷以後，也就墮了。機上一個燒過的羅盤，上面刻着M·M·兩字的，還存在我一位擔任空軍將領的朋友家裏，是我看見過的。而朱達先同志自己雖然受傷，卻還鎮定的將飛機安全降落在虹橋機場中。他自己走下機來，別人看見他身上有血，問道：「你受傷了！」他說：「沒有什麼。」大家恐怕說破了他心裏害怕，也跟着說「沒有什麼」。輕輕的把他扶上汽車，送進醫院。這是何等的沉着！何等的英勇！

當朱達先同志飛機降落的時候，其餘的三架驅逐機也無心戀戰，照原定計劃，退往杭州，但是黃毓全同志不知道。他是請結婚假回廣東去的，結婚不到十天，聽到淞滬戰事爆發，立刻回滬銷假。那天他恰好在飛機場上，等候好會。那知道層雲太多，望斷天涯，也不見自己這邊飛機的蹤影。最後一看見朱達先同志帶傷回來，他以為消息不好了。一面想起國仇，一面又恐怕他的哥哥毓沛在上面發生危險，於是駕上朱達先降下的原機，奮勇直上應戰。那知道因為他急於上去，未及將機件詳細檢查，而且因為他應援殺敵心急，未能打一個大轉灣上去，遂用直角周轉，所以不及一百多米，便轟然落地，人機俱碎。這位烈士遂因此殉國，為中華民族而犧牲了。

有這巧的事，朱達先同志腹部所中的機關鎗彈，打進去約五分深即向外轉角飛出，現在傷口已好，惟腳上所受的達姆彈，尚有碎片未曾完全取出，至今行動還稍有不便。不過我前三星期已經看見他仍然在駕駛飛機了。至於黃烈士之忠骨，將來埋於何處，其家屬如何撫養，均應為我們所應注意的問題。弔國殤而念及人情之所不能堪者，誰能不淚下而歎歎！

像朱達先同志這樣沉着英勇，於受傷後還能盡力爲國家保存利器；黃毓全同志這樣忠憤義俠，斷然犧牲個人的幸福，而以身殉民族及國家；真是全國所當引爲表率，永世不能忘記的。

因屆全國追悼空軍陣亡將士之期，所以特別紀載兩位國士的事蹟，以資表彰，且以廉頑立懦！

二十一年夏，南京。

描寫中國空軍戰績的文字，這恐怕是很早的一篇；其中所敘的事實，大都是黃秉衡將軍，當時的航空署署長，供給我的；擊落敵機的證物，也是在他齋中看見。

著者附識。

國慶前夕的愧汗

無論叫他做文明古國也好，文明先進國也好，野蠻半開化國也好，國格總該同有。

不管皮膚是黃的，白的，黑的，羞惡之心也總該共存。

在我們禮義廉恥的國家，知道慚愧總不該是罪惡。

看阿比西尼亞以不及四十萬英方里的土地，不及一千萬的人口，動員一百萬，抵抗侵略，誓不爲不義屈，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的黑皇帝，每日工作二十小時，一面處理國事，一面以望遠鏡看成隊的敵機，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全國酋長，團結一致，全國人民敵愾同仇，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的婦女隨丈夫出征，挾槍前進的氣概，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的國際宣傳，天天在世界大報上佔主要篇幅，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的外交官，家中有百萬家私的酋長，在日內瓦發表義正詞嚴的演說還不算，更宣稱一星期

後回國從軍，準備戰死，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黑人小國，以抵抗的精神，弄到全世界變色，弄到國聯判決意大利爲侵略國，弄到國聯引用從來不敢引用的盟約第十六條，爲世界外交史上開一新紀元，我們慚愧。

我們慚愧到面紅，我們慚愧到耳赤，我們慚愧到渾身是汗，無地自容。

當然有人說阿比西尼亞背後有他國畫策，但是人家幫助，也得自己有骨氣，自己站得起來。若是阿比西尼亞自願屈服，自願簽賣身契，那什麼都完了。人家要幫助也無從幫起。

阿比西尼亞今天的地位，今天所受的恭敬，是自己掙扎得來的，是自己拚命得來的。阿京可以炸毀，但是阿比西尼亞犧牲的光芒，可以超過意大利炸彈一時的烈燄，照耀在世界的歷史上。

現在阿比西尼亞的人，可以對得住他們的祖宗，對得住他們的子孫，對得住世界將來的和平與正義。

二十四年十月十日，南京

告綏遠將士書

綏遠前線各軍武裝同志：經我們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爲我們所有，民族的生存和榮譽，祇有靠自己民族的頭顱和鮮血才可保持。這次我看見各位將士塞上的生活，已認識了我們民族復興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黃沙的堡壘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認識我們中華男兒還是獅子，並非綿羊。我們全國同胞的熱血，都願意奔放到塞外的戰場裏，助各位銷滅塞威，激盪忠憤。我現在籌奉國幣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殺敵前的一醉，但是想起這是長期戰爭，並非一次的慷慨赴難，所以願將這些小的款項，改爲醫藥衛生設備之用，備各位壯士裹創再戰。現在整個民族的命運，抓在我們手裏，我們大家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祇有我們血染過的山河，更值得我們和後世的謳歌和愛護。我誠懇熱烈的向各位致敬，更願代表國立中央大學三千教職員和學生

向各位致敬。

羅家倫，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綏遠。

百靈廟戰爭前夕的綏遠

這次我離開本大學將近兩週，本係到北平去參加一個文化機關的會議；以後因綏遠局勢緊張，明知戰事隨時可以爆發，但是我也不願意有許多顧慮，逕往視察塞北最前線國防的情形。我現在先從平津冀察再講到綏遠。

先說平津冀察的情形。我從南京動身到北平，係乘飛機。機中乘客共七人：兩個中國人（連我在內），兩個英美人，三個日本人。飛機升上天空，日本人即向下窺伺，並取出手冊在上面繪圖。飛機到北平的南苑降落。在南苑，一邊是操場，有宋哲元的軍隊在操演；一邊是機場，有停放着的日本飛機四架。我目觀此景，感觸甚深！平津情形，我看得比較透澈。教育界的人，我大都看見，至於政治方面有關係的人，我也看見不少。對於平津，我的感覺可以用四個字來表現，就是『悲喜交集！』對於綏遠，我的感覺也可以用四個字來表現，就是『令人興奮！』

我為什麼感覺到悲？我悲的原因，就是看見平津還係殘餘軍閥及官僚的大集團所在地。我們相信現在華北二十九軍的將士都是忠心爲國的。我們知道二十九軍的士兵對於國事確甚憤慨，二十九軍的高級軍官對於國事都非常關切。現在平津的危險就在失意的政客包圍無知的軍人。這是冀察局勢目前最大的危機。現在氣焰最大的爲齊燮元，石友三，陸宗輿，潘毓桂等。這班無聊的政客，除了天天與日本人胡調而外，便是豪賭，輸了錢就向地方當局要。失勢的軍人，更挾日本人以自重。他們是希望地方特殊化，而且利用地方特殊化的口號，以便私圖。他們勸地方當局不要倚靠中央。他們造出理由來，反說張學良因倚靠錯了中央，故熱案迄未解決，致

有九一八事變。這顯似是而非的理論，頗盛行於華北。關於中日外交，現在中央的方針和辦法，憑良心說，是可以放心的。多少年來各方都反對私下進行的外交。我也是堅決反對日本的武官可以來辦外交，領事可以來辦外交，特務人員也可以來辦外交。此次中央把這些後門傍門都堵塞了。請對方的大使川越走大門，坐客廳，來和我們的外交部長張羣作公開的正式的談判，我們以為是最妥當的辦法。這樣一來，立場自然分明，即便談判決裂，對於世界也有話可說。這樣的談判，決沒有危險。大家應當絕對相信。我想祇有對方才感覺到這辦法的不方便。譬方從後門來慣了的客人，一旦要他從大門進來，他必須找門房，遞名片，進客廳，自然反感覺到局促不安起來了。這關後門的辦法，是最好的辦法。我希望不只是中央把後門關了，而且地方各部份也都把後門關了，不要留一箇漏洞。留一箇漏洞，便有危險。這種危險，我不但在南京常對人提起，即在北方看見有關係的人時，我也對他們詳細說明利害，務使地方要與中央一致。現在華北軍人，我相信大都是能捍衛祖國的，現在祇怕這些失意的政客亂出主意，弄到擾亂軍心，疏於防範！

至於喜的方面，就是年來華北的知識分子和民衆，對於中央的向心力都有高速度的增強。這不只是我個人的觀察，凡服務教育文化界的人，莫不具有同感。知識界所受刺激很多，故皆有自力更生的覺悟。比較著名的學校中教授的研究工作，學生的勤學風氣，以及其對於體育軍訓的注重，皆遠過於往昔。這全由於箇人內心的發動，欲藉此準備國家的實力，以作最後的奮鬥。李書華先生告訴我，現在北平各研究機關的研究人員，都希望獲得一些研究結果——或是純粹學術的或是有關國防的——在國內外標準刊物發表，或是貢獻給政府。因爲現代的國防爲工業化的國防，而工業化更少不了科學。所以他們對於科學研究的努力，確是可佩！至於一般民衆對於中央的希望，尤遠過於我從前在北方的時候。比如獻機祝壽的影片若干套在北方開映時，觀衆天天滿座，每見飛機升上天空，莫不鼓掌狂呼。此可表現民衆對於中央的熱烈擁戴。『什麼！中國還有這樣的空軍！』他們內心想到這問題時，眼淚也就隨着掉下來了！

再說綏遠的現狀。個人到綏遠的一輛臥車上，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另外七個都是好朋友。他們都在張家口